





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五八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刑法一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為條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



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奸吏翫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

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畧而以厥衛終之厥豎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卽議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叅知政事楊憲傅巖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爲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叅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



明史卷九十三 志 二  
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  
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  
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  
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  
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  
過矣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  
十條五年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六年夏刊律  
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  
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  
爲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

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  
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  
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  
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  
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  
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  
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十有三條  
十六年命尚書開濟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刑部言比  
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  
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



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十五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九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條兵律五卷曰宮衛十九條曰軍政二十條曰關津七條曰廩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鬪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

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爲五刑之圖凡二首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爲二等加減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爲一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二年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杖九十二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爲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徒有總徒四年遇例減有准徒五年斬絞雜犯流有安置有遷徙去鄉一千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明初唯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



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二死之外有凌遲以處大逆不道諸罪者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留住法三流竝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卽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於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四年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二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荆條爲之皆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荆條爲之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

式較勘母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爲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輪作重三斤又爲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者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毆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爲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總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爲婚姻大惡有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



明史卷九十三 志 五  
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  
曰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  
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  
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  
賓太祖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  
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卽註寬恤之令必易而  
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  
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  
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  
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

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二十  
五年刑部言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條例  
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不從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  
御午門諭羣臣曰朕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  
頑刊著爲令行之旣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  
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竝生於  
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  
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  
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編次  
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大誥者太祖患民狃



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爲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竝賜鈔遣還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

年始頒示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準三十年所頒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法司得援以爲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笞特旨臨時決罪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比律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大抵明律視唐簡覈而寬厚不如宋至其惻隱之意散見於各條可舉一以推也如罪應加者必贓滿數乃坐如監守自盜贓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十九貫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



無絞斬之別即唐律稱加就重條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

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稱日以百

刻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

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即唐律老小廢疾條犯死罪非常赦所不

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

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即唐律罪非十惡條功臣及五品以上官

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竝聽隨行違者罪杖同

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即唐律同居相容隱條奴婢不得首主

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證兄妻

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敘軍官

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間採唐律或更

立新制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建

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

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

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

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成祖詔法司

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為深文永樂

元年定誣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

所有條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



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  
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  
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卽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  
故論十八年定挾詐得財罪例弘治中去定律時已百  
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  
鏊請刪定問刑條例至十三年刑官復上言洪武未定  
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  
姦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  
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白  
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

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以聞九卿執奏乃不果  
改然自是以後律例竝行而網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條  
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嘉靖七年保定巡撫王  
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  
宜編入不從惟詔僞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  
矜例刑部尚書胡世寧又請編斷獄新例亦命止依律  
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  
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  
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  
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奉詔革除顧



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三十四年又因尚書何鰲言增入九事萬曆時給事中烏昇請續增條例至十三年刑部尚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百司救過不暇議未及行太祖

之定律文也歷代相承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或由詔令或發於廷臣奏議有關治體言獲施行者不可以無詳也洪武元年諭省臣鞠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



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二十年詹徽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旣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龐安獲鬻私鹽者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悖失信於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詔如律永樂二年刑部言河間民訟其母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

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十六年嚴犯贓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者并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謙言誑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黃翰言民間無籍之徒好興詞訟輒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虛加罰乃可遂定老幼殘疾男婦誣告人罰鈔贖罪例其後憲宗時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發口外爲民而



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爲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正統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

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旣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爲令至神宗時復議奏請改遣云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民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爲婿者竝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遼東巡



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  
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  
者騰口誇訕有司畏事復奏革其令弘治六年太常少  
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  
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  
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  
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  
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  
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  
訊輕罪卽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

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乃下所司議處十三  
年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滿  
百貫者犯當絞斬罪雖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卽累  
惡不悛之人難准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  
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允嘉靖十  
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擬鬪  
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笞  
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鬪毆殺人情實事  
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  
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



實至限外死卽以笞斷是乃僥倖兇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隆慶二年大理少卿王諍言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槩用此例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

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謂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旣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爲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尚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姦情者不得引



用他如故萬曆中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一  
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  
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僱工人  
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之家存養奴婢勢所不免  
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  
者以僱工人論受值微少工作計日月者以凡人論若  
財買十五以下恩養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視同  
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僱工  
人論縉紳之家視奴婢律論一律稱偽造諸衙門印信  
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故斬若篆文雖印形質非印者不

可謂之偽造故例又立描摸充軍之條以後偽造印信  
人犯如係木石泥蠟之類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擬斬  
偽造行使止一次而贓不滿徒者亦准竊盜論如再犯  
引例三犯引律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  
坐但贓有多寡卽擬有輕重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  
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後所犯并計三次  
者皆得奏請定奪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內并與改遣  
禁強盜肆行劫殺按贓擬辟決不待時但其中豈無羅  
織讐扳妄收抵罪者以後務加叅詳或贓證未明遽難  
懸斷者俱擬秋後斬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



下手者論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及係造謀主命之人遇有在監禁斃者卽以論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數年之後者卽將見監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亡之軀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母得一槩准抵一在京惡逆與強盜真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兇惡至於殺父卽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瘐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

一到卽時處決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得正旨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僞造印文者不問何物成造皆斬報可

贖刑本虞書呂刑有大辟之贖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尤慎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贖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



實開於太祖云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官及吏杖罪竝罷職不敘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贖及雜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

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仁宗初卽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俸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准徒以下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贖亦如之矣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竝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爲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



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  
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  
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  
杖二十三流竝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  
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  
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  
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爲千貫  
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爲三千  
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  
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

爲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令婦  
人犯法贖罪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  
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  
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  
十應減爲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  
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  
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  
亦視此數折收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  
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  
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



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  
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  
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  
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答共十收鈔百貫收錢三十五  
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貫二百二十五  
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  
今收贖律鈔答二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  
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為太輕蓋律鈔  
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為則凡收  
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答一十贖鈔六

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  
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是時重修條例奏

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答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運囚

糧每答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運灰每答一十斤折

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運甄每答一十七寸箇折銀

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運水每答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

千箇折銀運水和炭五等每答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

三十九兩運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初

兩十七頗有力次有力等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

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

銀上庫後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為折贖婦人審有  
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



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曆十三年復申明焉遂為定制凡律贖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及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應十二貫除決做此其決杖一百審有力又納例鈔二千二百五釐十貫應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

者依幼小論竝得收贖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發或無疾時犯罪廢疾後事發

得依老疾收贖他或七十九以下犯罪八十事發或廢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入上請八十九犯死罪九

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如犯杖六

一月之後老疾合計全贖鈔十二貫除已杖六十准三貫六百文剩徒一年應入貫四百文計算每徒一月贖

鈔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贖七百文外未贖十一月應收贖七貫七百文餘做此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年

仍科之蓋在明初即真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

虛或告一事誣輕為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聽收贖如告人笞三十內

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

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併杖共



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二百二十除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以上又過失傷人准鬪毆須決杖一百訖餘罪方聽收贖

**傷人罪依律收贖**至死者准雜犯斬絞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應三十三貫六百文銅錢二分應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鈔三十貫若犯

**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其法實杖一百計徒流年限一視老幼例贖之此律自英宗時詔有司行之後為制天文生婦女犯徒流

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

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係天文生某係婦人依

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

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

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

其法各別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盜不

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例每杖十

折銀一錢為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

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

囚徒流皆杖決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

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

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



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  
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甄納米納料等  
項贖罪此上係不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係行  
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  
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  
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  
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贓為  
行止有虧之人槩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  
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  
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

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要而論之律  
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  
釐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釐五毫者即當時  
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釐者即  
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以  
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  
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  
不得已定為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而其實所定之  
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考洪  
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



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因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爲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卽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

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於洪武時矣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纔足比於初之律鈔耳而况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准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



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畧相當實不爲病也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旣壞變爲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輓運碎輓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并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疎放疎放者引

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係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追還所隸州縣遣之詔從其奏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爲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卽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



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爲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畧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註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爲二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

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烟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并無軍產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族屬里長延及他甲雞犬爲之不寧論者謂旣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謫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



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五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  
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  
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爲然因擬納例以上帝  
曰豈可預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萬曆四年罷  
歲遣清軍御史并於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徐桓言死  
罪雜犯准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  
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  
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內勾補盡絕卽與  
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  
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其

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  
遣事宜以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  
爲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爲率止拘本妻無妻  
則已不許擅勾親鄰如衰痼老疾准發口外爲民十五  
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准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  
不行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族有科斂軍  
裝之費里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  
常例然利其逃去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  
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賄兵部持勘合  
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云



至盡出郊營而軍外無家好息元  
 發輜吝不給十一其終就  
 常爾然味其殺夫何草以  
 葉之費里惡百并益其  
 不計其儲奈軍之計其  
 手又備卷合片國亦其  
 願日不惜辭於感  
 為數數其林  
 嚴事宜以千里  
 明史卷九十三終

明史卷九十四

志第七末諸曹又兩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壽奉  
 敕修

刑法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  
 院糾察大理寺駁正太祖嘗曰凡有大獄當面訊防構  
 陷鍛鍊之弊故其時重案多親鞫不委法司洪武十四  
 年命刑部聽兩造之詞議定入奏既奏錄所下旨送四  
 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異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  
 則四輔官封駁之踰年四輔官罷乃命議獄者一歸於



三法司十六年命刑部尚書開濟等議定五六日旬時  
三審五覆之法十七年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鍾山之  
陰命之曰貫城下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  
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故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  
星或數枚者卽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爲貴人無  
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  
行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又諭法司官布  
政按察司所擬刑名其間人命重獄具奏轉達刑部都  
察院參考大理寺詳擬著爲令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  
各布政司刑名而陵衛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諸曹及兩

京州郡亦分隸之按察名提刑蓋在外之法司也叅以  
副使僉事分治各府縣事京師自笞以上罪悉由部議  
洪武初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  
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乃命  
中書省御史臺詳讞改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  
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依律決斷違枉者御史按察  
司糾劾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笞杖  
就決徒流遷徙充軍雜犯死罪解部審錄行下具死囚  
所坐罪名上部詳議如律者大理寺擬覆平允監收候  
決其決不待時重囚報可卽奏遣官往決之情詞不明



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駁回改正再問駁至三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奏問謂之照駁若亭疑讞決而因有番異則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則具奏會九卿鞫之謂之圓審至三四訊不服而後請旨決焉正統四年稍更直省決遣之制徒流就彼決遣死罪以聞成化五年南大理評事張鈺言南京法司多用嚴刑迫囚誣服其被糾者亦止改正而無罪甚非律意乃詔申大理寺叅問刑部之制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瑩言部囚送大理第當駁正不當用刑大理卿楊守隨言刑具永樂間設不可廢帝是其言會官審錄之例定於洪武三

十年初制有大獄必面訊十四年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至是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諭罪囚諭刑部曰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餘俱以所犯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間及駙馬雜聽之錄寃者以狀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論如律諸雜犯准贖永樂七年令大理寺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門外行人持節傳旨會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審錄如洪武制



十七年令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師審錄仁宗特命內閣學士會審重囚可疑者再問宣德二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閱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審毋致枉死英國公張輔等還奏訴枉者五六十人重命法司勘實因切戒焉天順三年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歷朝遂遵行之成化十七年命司禮太監一員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於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輒大審初成祖定熱審之例英宗特行朝審至是復有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於

熱審時內閣之與審也自憲宗罷至隆慶元年高拱復行之故事朝審吏部尚書秉筆時拱適兼吏部故也至萬曆二十六年朝審吏部尚書缺以戶部尚書楊俊民主之三十二年復缺以戶部尚書趙世卿主之崇禎十五年命首輔周延儒同三法司清理淹獄蓋出於特旨云大審自萬曆二十九年曠不舉四十四年乃行之熱審始永樂二年止決遣輕罪命出獄聽候而已尋并寬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月連諭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七年二月親閱法司所進繫囚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六月



又以炎暑命自實犯死罪外悉早發遣且馳諭中外刑  
獄悉如之成化時熱審始有重罪矜疑輕罪減等枷號  
疎放諸例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言每  
歲熱審事例行於北京而不行於南京五年一審錄事  
例行於在京而畧於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審囚三法  
司皆會審其在外審錄亦依此例詔可嘉靖十年令每  
年熱審并五年審錄之期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減  
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羅崇奎言五六月間笞罪應釋放  
徒罪應減等者亦宜如成化時欽恤枷號例暫與蠲免  
至六月終止南法司亦如之報可隆慶五年令贓銀止

十兩以上監久產絕或身故者熱審免追釋其家屬萬  
曆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熱審矜疑疏未下刑部侍  
郎沈應文以獄囚久滯乞暫豁矜疑者未報明日法司  
盡按囚籍軍徒杖罪未結者五十三人發大興宛平二  
縣監候乃以疏聞神宗亦不罪也舊例每年熱審自小  
滿後十餘日司禮監傳旨下刑部卽會同都察院錦衣  
衛題請通行南京法司一體審擬具奏京師自命下之  
日至六月終止南京自部移至日爲始亦滿兩月而止  
四十四年不舉行明年又逾兩月命未下會暑雨獄中  
多疫言官以熱審愆期朝審不行詔獄理刑無人三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十五  
交章上請又請釋楚宗英媯蘊鈞等五十餘人呈誤知  
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卞孔時等皆不報崇禎十五年  
四月亢旱不詔清獄中允黃道周言中外齋宿爲百姓  
請命而五日之內繫兩尚書不聞有抗疏爭者尚足回  
天意乎兩尚書謂李日宣陳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  
能從歷朝無寒審之制崇禎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中  
疏及寒審命所司求故事尚書鄭三俊乃引數事以奏  
言謹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諭刑部尚書  
楊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  
北邊以自贖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

百人大辟僅十之一成祖諭呂震曰此等旣非死罪而  
久繫不決天氣沍寒必有聽其冤死者凡雜犯死罪下  
約二百悉准贖發遣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潤等言昔以  
天寒審釋輕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死者  
九百三十餘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成祖召法司切責  
遂詔徒流以下三日內決放重罪當繫者恤之無令死  
於饑寒十二年十一月復令以疑獄名上親閱之宣德  
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減雜犯死罪以下宥笞杖  
及枷鐐者嗣後世宗神宗或以災異修刑或以覃恩布  
德寒審雖無近例而先朝寬大皆所宜取法者奏上帝



納其言然永樂十一年十月遣副都御史李慶齋璽書命皇太子錄南京囚贖雜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冬以天氣沍寒敕南北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因謂夏原吉等曰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無愧古人此寒審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詳也在外恤刑會審之例定於成化時初太祖患刑獄壅蔽分遣御史林愿石恆等治各道囚而敕諭之宣宗夜讀周官立政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慨然興歎以爲立國基命在於此乃敕三法司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爾等詳覆

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次當決豈能無冤因遣官審錄之正統六年四月以災異頻見敕遣三法司官詳審天下疑獄於是御史張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從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而復以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文巡撫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瑾審兩京刑獄亦賜之敕後評事馬豫言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捉獲強盜多因讎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贓證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准例陞賞是年出死囚以下無數九年山東副使王裕言囚獄當會審



而御史及三司官或踰年未會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會按察司詳審釋遣甚衆今莫若罷會審之例而行詳審之法敕遣按察司官一員專審諸獄部持舊制不可廢帝命審例仍舊復如詳審例選按察司官一員與巡按御史同審失出者姑勿問涉贓私者究如律成化元年南京戶部侍郎陳翼因災異復請如正統例部議以諸方多事不行八年乃分遣刑部郎中劉秩等十四人會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審錄敕書鄭重遣之十二年大學士商輅言自八年遣官後五年於茲乞更如例行帝從其請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審卽於是年遣部

寺官分行天下會同巡按御史行事於是恤刑者至則多所放遣嘉靖四十三年定坐贓不及百兩產絕者免監追萬曆四年敕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兩犯徒律應總徒四年者各減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減等皆由恤刑者奏定所生全者益多矣初正統十一年遣刑部郎中郭恂員外陸瑜審南北直隸獄囚文職五品以下有罪許執問嘉靖間制審錄官六省事竣總計前後所奏依准改駁多寡通行考覈改駁數多者聽劾故恤刑之權重而責亦匪輕此中外法司審錄之大較也凡刑部問發罪囚所司通將所問囚數不問罪名輕重分南



北人各若干送山東司呈堂奏聞謂之歲報每月以見  
監罪囚奏聞謂之月報其做工運炭等項每五日開送  
工科填寫精微冊月終分六科輪報之凡法官治囚皆  
有成法提人勘事必齋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  
犯必奏聞請旨不得擅勾問罪在八議者實封以聞民  
間獄訟非通政司轉達於部刑部不得聽理誣告者反  
坐越訴者笞擊登聞鼓不實者杖許告問官必覈實乃  
逮問至罪囚打斷起發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  
月日檢驗屍傷有定法恤囚有定規籍沒亦有定物惟  
復讎者無明文弘治元年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提

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號相合然後發遣此  
祖宗杜漸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憑駕帖既不  
用符真偽莫辨姦人矯命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帝  
曰此祖宗舊例不可廢命復行之然旗校提人率齋駕  
帖嘉靖元年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齋駕帖詣科給事中  
劉濟謂當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兩人相爭竝列  
上命檢成弘事例以聞濟復言自天順時例卽如此帝  
入壽言責濟以狀對亦無以罪也天啟時魏忠賢用駕  
帖提周順昌諸人竟激蘇州之變兩畿決囚亦必驗精  
微批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榎吳元璧呂顥等行



急失與內號相驗比至與原給外號不合爲巡按御史所糾納贖還職成化時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輒令府官提問陝西巡撫項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不得擅勾問今巡按輒提問六品官甚乖律意當聞於朝命御史按察司提問爲是乃下部議從之凡罪在八議者實封奏聞請旨惟十惡不用此例所屬官爲上司非理凌虐亦聽實封徑奏軍官犯罪都督府請旨諸司事涉軍官及呈告軍官不法者俱密以實封奏無得擅勾問嘉靖中順天巡按御史鄭存仁檄府縣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輒發尚書鄭曉考故事民間詞

訟非自通政司轉達不得聽而諸司有應問罪人必送刑部各不相侵曉乃言刑部追取人府縣不當却存仁違制宜罪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欺罔乃命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位民間詞訟五城御史輒受之不復遵祖制矣洪武時有告謀反者勘問不實刑部言當抵罪帝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若此者罪止杖一百蓋以開來告之路也帝曰姦徒不抵善人被誣者多矣自今告謀反不實者抵罪學正孫詢許稅使孫必貴爲胡黨又許元叅政黎銘常自稱老豪傑謗訕朝廷帝以告許非儒者所爲置不問永樂間定制



誣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遲家屬徙化外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訴京師及按其事往往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命老人理一鄉詞訟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於官然卒不能止越訴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邊宣德時越訴得實者免罪不實仍戍邊景泰中不問虛實皆發口外充軍後不以爲例也登聞鼓洪武元年置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寃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卽引奏後移置長安右門外六科錦衣衛輪收以聞旨下校尉領駕帖送所司問理蒙蔽阻遏者罪龍江衛吏有過罰令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

徽不聽擊鼓訴寃太祖切責徽使吏終喪永樂元年縣令以贓戍擊鼓陳狀帝爲下法司其人言實受贓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憫帝以其歸誠屈法宥之宣德時直登聞鼓給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姦盜當決擊鼓訴寃煩瀆不可宥帝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後凡擊鼓訴寃阻遏者罪凡訐告原問官司者成化間定議覈究得實然後逮問弘治時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揮周愷等怙勢贖貨愷等遂訐良臣詔下南京法司逮繫會鞫侍郎楊守隨言此與舊章不合請自今以後官吏軍民奏訴牽緣別事撫拾原問官者立案



不行所奏事仍令問結虛詐者擬罪原問官枉斷者亦  
罪乃下其議於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請從之洪武二  
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廳會御史五軍斷事司大理  
寺五城兵馬指揮使官打斷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錦衣  
衛官其後惟主事會御史將笞杖罪於打斷廳決訖附  
卷奉旨者次日覆命萬曆中刑部尚書孫丕揚言折獄  
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旣成部寺各立長單刑  
部送審掛號次日卽送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卽還本部  
叅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於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  
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

詳鞫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凡獄囚已審錄  
應決斷者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限計日以笞囚  
淹滯至死者罪徒此舊例也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瑯言  
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槩加幽繫案無新故動引歲  
時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  
督察不及姦吏悍卒倚獄爲市或扼其飲食以困之或  
徙之穢溷以苦之備諸痛楚十不一生臣觀律令所載  
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蓆必以  
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  
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



下同爲奉行凡逮繫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結竟之遲速病故之多寡以爲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卽斥爲民雖才守可觀不得推薦凡內外間刑官惟死罪并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扑常刑酷吏輒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嬾杆不去稜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後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檢驗

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獄囚貧不自給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給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統二年以侍郎何文淵言詔如舊且令有贓罰敝衣得分給成化十二年令有司買藥餌送部又廣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藥料皆設額銀定數嘉靖六年以運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糶米上本部倉每年約五百石乃停收歲冬給綿衣褲各一事提牢主事驗給之犯罪籍沒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餘罪犯止沒田產孳畜二十一年詔謀逆姦



黨及造偽鈔者沒貲產丁口以農器耕牛給還之凡應合鈔劄者曰姦黨曰謀反大逆曰姦黨惡曰造偽鈔曰殺一家三人曰採生拆割人爲首其大誥所定十條後未嘗用也復讎惟祖父被毆條見之曰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應死已就拘執其捕者擅殺之罪亦止此則所謂家屬人等自包兄弟在內其例可類推也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正統元年令重囚三覆

奏畢仍請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臨決囚有訴寃者直登聞鼓給事中取狀封進仍批校尉手馳赴市曹暫停刑嘉靖元年給事中劉濟等以囚廖鵬父子及王欽陶杰等頗有內援懼上意不決乃言往歲三覆奏畢待駕帖則已日午鼓下仍受訴詞得報且及未申時及再請始刑時已過酉大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請自今決囚在未前畢事從之七年定議重囚有寃家屬於臨決前一日搥鼓翼日午前下過午行刑不覆奏南京決囚無刑科覆奏例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決不待時者三人大理寺已審允下



法司議謂在京重囚間有決不待時者審允奏請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監候會審南京無覆奏例乞俟秋後審竟類奏定奪如有巨憝難依常例者更具奏處決著爲令詔可各省決囚永樂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弘治十三年定歲差審決重囚官俱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宥之例此則不赦者亦得原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自仁宗立赦條三

十五皆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年間敝政歷代因之凡先朝不便於民者皆援遺詔或登極詔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卽坐以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呂梁山等四人坐竊盜殺人死遇赦都御史馬文升請宥死戍邊帝特命依律斬之世宗雖屢停刑尤慎無赦廷臣屢援赦令欲宥大禮大獄暨建言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輅酷殺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當發口外乃特命如詔書宥免而以違詔責廷相等四十二年三殿成羣臣請頒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極覃恩雖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許放還蓋爲遷



謫諸臣地也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臧吏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書過榜其門使自省不峻論如律累頒犯諭戒諭榜諭悉象以刑誥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誥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爲君用之科所由設也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

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爲罪魁郭桓爲誅首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爲姦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覈贓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人家大抵皆破時咸歸謗御史余敏丁廷舉或以爲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姦顧復生姦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覈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卽改以爲常及是帝疑



有姦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  
主書訟其寃復杖戍之二獄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  
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然時引大體有所縱舍沅  
陵知縣張傑當輸作自陳母賀當元季亂離守節今年  
老失養帝謂可勵俗特赦之秩傑令終養給事中彭與  
民坐繫其父爲上表訴哀立釋之且免同繫十七人有  
死囚妻妾訴夫寃法司請黥之帝以婦爲夫訴職也不  
罪都察院當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羣臣鞫有寃者減數  
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謀不軌戮之而釋其母子當連坐  
者所用深文吏開濟詹徽陳寧陶凱輩後率以罪誅之

亦數宣仁言不欲純任刑罰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  
旁荆楚曰古用此爲扑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尚書  
開濟議法密論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鰠焚林而田禍  
及麇鷩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濟慙謝叅政楊憲欲重  
法帝曰求生於重典猶索魚於釜得活難矣御史中丞  
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太祖曰不  
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  
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叅夷之誅而囹圄成  
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  
而退又嘗謂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



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蓋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後世故猛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爲姦黨甚者加族誅掘塚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抗違者旣盡殺戮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山陽民丁鈺訐其鄉誹謗罪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爲刑科給事中永樂十七年復申其禁而陳瑛呂震紀綱輩先後用事專以刻深

固寵於是蕭議周新解縉等多無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間示寬大千戶某灌桐油皮鞭中以決人刑部當以杖命并罷其職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命卽戮之刑部爲覆奏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卽位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善也因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加意甘爲酷吏而不媿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法  
細故必以聞洪熙改元二月論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爲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輒論誹謗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月閒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奈何禁誹謗哉因顧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於是士奇承旨載帝言於己丑詔書云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除謀反及大逆者餘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

法告誹謗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該洽矣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駁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殺夫之寃帝切責刑官尚書金純等謝罪乃已義勇軍士閻羣兒等九人被誣爲盜當斬家人擊登聞鼓訴寃覆按實不爲盜命釋羣兒等而切責都御史劉觀其後每遇奏囚色慘然御膳爲廢或以手撒其牘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一日御文華殿與羣臣論古肉刑侍郎對漢除肉刑人遂輕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豈關肉刑之有無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濫及也况漢承秦敝挾書



有律若概用肉刑受傷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訓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武進伯朱冕言比遣舍人林寬等送囚百十七人戍邊到者僅五十人餘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窮治之帝寬詔歲下閱囚屢放遣有至三千人者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是時官吏納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贖雜犯死罪軍民減十之二諸邊衛十二石遼東二十石於例爲太輕然獨嚴賊吏之罰命文職犯賊者俱依律科斷由是用法輕而貪墨之風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誅都御史夏迪催糧常州御史何楚英誣以受金諸司懼罪明知其寃不敢白迪竟

充驛夫憤死以帝之寬仁而大臣有寃死者此立法之弊也英宗以後仁宣之政衰正統初三楊當國猶恪守祖法禁內外諸司鍛鍊刑獄刑部尚書魏源以災旱上疑獄請命各巡撫審錄從之無巡撫者命巡按清軍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獄上通審錄之御史陳祚言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舉淫行主事吳軌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軌自經死獄官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援不應爲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司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



明史卷九十四 志 三  
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帝是其言爲申警戒  
至六年王振始亂政數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講劉球條  
上十事中言天降災譴多感於刑罰之不中宜一任法  
司視其徇私不當者而加以罪雖有觸忤如漢犯蹕盜  
環之事猶當聽張釋之之執奏而從之帝不能用而球  
卽以是疏觸振怒死於獄然諸酷虐事大率振爲之帝  
心頗寬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悅以毆鬪殺人之類百  
餘人聞請宥俱減死戍邊景泰中陽穀主簿馬彥斌當  
斬其子震請代死特宥彥斌編震充邊衛軍大理少卿  
薛瑄言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詔法

官問獄一依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六年以災異審錄中  
外刑獄全活者甚衆天順中詔獄繁興三法司錦衣獄  
多繫囚未決吏往往洩獄情爲姦都御史蕭維楨附會  
徐有貞枉殺王文于謙等而刑部侍郎劉廣衡卽以詐  
撰制文坐有貞斬罪其後緹騎四出海內不安然霜降  
後審錄重囚實自天順間始至成化初刑部尚書陸瑜  
等以請命舉行之獄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發戍列  
代奉行人獲沾法外恩矣憲宗之卽位也敕三法司中  
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湔  
滌其後歲以爲常十年當決囚冬至節近特命過節行



刑既而給事中言冬至後行刑非時遂詔俟來年冬月  
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遲延獄詞僉事尚敬劉源因言  
凡三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執問帝曰  
刑獄重事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特爲未  
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卽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瘐  
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卽以喬  
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盜賊賊仗未真人命死傷  
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明白  
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爲民侍郎楊宣妻悍妬  
殺婢十餘人部擬命婦合坐者律特命決杖五十時帝

多裨政而於刑獄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嘗欲殺一囚  
不許覆奏御史方佑復以請帝怒杖謫佑吉安知府許  
聰有罪中官黃高嗾法司論斬給事中白昂以未經審  
錄爲請不聽竟乘夜斬之孝宗初立免應決死罪四十  
八人元年知州劉概坐妖言罪斬以王恕爭得長繫未  
年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久不下帝與劉大夏語  
及之對曰人臣執法效忠珪所爲無足異帝曰且道自  
古君臣會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臯  
陶執之之語珪所執未可深責也帝領之明日疏下遂  
如擬前後所任司寇何喬新彭韶白昂閔珪皆持法平



者海內翕然頌仁德焉正德五年會審重囚減死者二人時寃濫滿獄李東陽等因風霾以爲言特許寬恤而刑官懼觸劉瑾怒所上止此後磔流賊趙璲等於市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不聽尋以皮製鞍鐙帝每騎乘之而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爲甚世宗卽位七月因日精門災疏理寃抑命再問緩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鵬王獻齊佐等與焉給事中李復禮等言鵬等皆江彬錢寧之黨王法所必誅乃令禁之如故後皆次第伏法自杖諸爭大禮者遂痛折廷臣五年命張璉桂萼方獻夫攝三法司變李福達之獄欲坐馬錄以姦黨律

楊一清力爭乃成錄而坐罪者四十餘人璉等以爲己功遂請帝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是獄所坐大抵璉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權臣排陷而帝不悟也八年京師民張福殺母訴爲張柱所殺刑部郎中魏應召覆治得實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僕有意曲殺之命侍郎許讚盡反讞詞而下都御史熊浹及應召於獄其後猜忌日甚寃濫者多雖閒命寬恤而意主苛刻嘗諭輔臣近連歲因災異免刑今復當刑科三覆請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將盜陵殿等物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取決餘令法司再理與卿共論慎之慎之時以爲得大體



越數年大理寺奉詔讞奏獄囚應減死者帝謂諸囚罪皆不赦乃假借恩例縱姦壞法黜降寺丞以下有差自九年舉秋謝醮免決囚自後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報停刑之典每歲舉行然屢譴怒執法官以爲不時請旨至上迫冬至廢義而市恩也遂削刑部尚書吳山職降調刑科給事中劉三畏等中年益肆誅戮自宰輔夏言不免至三十七年乃出手諭言司牧者未盡得人任情作威湖廣幼民吳一魁二命在刑母又就捕情迫無控萬里叩閭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幾爾等宜亟體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喻之是詔也卹卹乎有

哀痛之思焉末年主事海瑞上書觸忤刑部當以死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長繫穆宗立徐階緣帝意爲遺詔盡還諸逐臣優恤死亡縱釋幽繫讀詔書者無不歎息萬曆初冬月詔停刑者三矣五年九月司禮太監孫得勝復傳旨奉聖母諭大婚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刑張居正言祖宗舊制凡犯死罪鞠問旣明依律棄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齋醮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閒從御筆所勾量行取決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舊制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敗傷彝倫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



冤蓄憤於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今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乖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給事中嚴用和等亦以爲言詔許之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命自齊黃外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勘豁帝性仁柔而獨惡言者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內外官杖戍爲民者至百四十人後不復視朝刑辟罕用死囚屢停免云天啟中酷刑多別見不具論莊烈帝卽位誅魏忠賢崇禎二年欽定逆案凡六等天下稱快然是時承神宗廢弛熹宗昏亂之後銳意綜理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者矣六

年冬論囚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榷而溫體仁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抵任七日城陷坐死帝心憫之體仁不爲救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鄭三俊因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麗丹書者幾千圜扉爲滿使情法盡協猶屬可憐况怵惕於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豈聖人惟刑之恤之意哉帝不能納也是年冬以彗見停刑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詔刑部五日具獄十二年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將斬忽中官本清銜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



琦回奏被責下錦衣獄蓋帝以囚有聲寃者停刑請旨而景琦倉卒不辨故獲罪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疏請清獄言獄中文武纍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報是時國事日棘惟用重法以繩羣臣救過不暇而卒無救於亂世也

明史卷九十四終

明史卷九十五

志第七十一

敕修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刑法三

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歎也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太史令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



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兩盡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望誤許以俸贖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故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爲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宣德三年怒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參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至正統中王振擅權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祭酒李時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習爲故事矣成化十五年汪直誣陷侍郎馬文昇都御史牟俸等詔

責給事御史李俊王濬輩五六人容隱廷杖人二十正德十四年以諫止南巡廷杖舒芬黃鞏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羣臣爭大禮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刑法益峻雖大臣不免笞辱宣大總督翟鵬薊州巡撫朱方以撤防早宣大總督郭宗臯大同巡撫陳燿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燿斃於杖下而黠僑良才等杖畢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賀怒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皆朝服子



杖天下莫不駭然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蓰前代萬曆六年以爭張居正奪情杖吳中行等五人其後盧洪春孟養浩王德完輩咸被杖多者至一百後帝益厭言者疏多留中廷杖寢不用天啓時太監王體乾奉敕大審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悅魏忠賢於是萬燝吳裕中斃於杖下臺省力爭不得閣臣葉向高言數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見於旬日萬萬不可再行忠賢乃罷廷杖而以所欲殺者悉下鎮撫司士大夫益無噍類矣南京行杖始於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歲祲請振帝摘其疏中訛字令錦衣衛詣南京午門前人杖二十守備太

監監之至正德間南御史李熙劾貪吏觸怒劉瑾矯旨杖三十時南京禁衛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之幾斃東廠之設始於成祖錦衣衛之獄太祖嘗用之後已禁止其復用亦自永樂時廠與衛相倚故言者竝稱廠衛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故卽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於東安門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蓋遷都後事也然衛指揮紀綱門達等大幸更迭用事廠權不能如至憲宗時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



雖王府不免直中廢復用先後凡六年寃死者相屬勢遠出衛上會直數出邊監軍大學士萬安乃言太宗建北京命錦衣官校緝訪猶恐外官徇情故設東廠令內臣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規往者妖狐夜出人心驚惶感勞聖慮添設西廠特命直督緝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也向所紛擾臣不贅言今直鎮大同京城衆口一辭皆以革去西廠爲便伏望聖恩特旨革罷官校悉回原衛宗社幸甚帝從之尚銘專用事未幾亦黜弘治元年員外郎張倫請廢東廠不報然孝宗仁厚廠衛無敢橫司廠者羅祥楊鵬奉職而已正德元

年殺東廠太監王岳命邱聚代之又設西廠以命谷大用皆劉瑾黨也兩廠爭用事遣邏卒刺事四方南康吳登顯等戲競渡龍舟身死家籍遠州僻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轉相避匿有司聞風密行賄賂於是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立而衛使石文義亦瑾私人廠衛之勢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創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數日輒死尚寶卿顧濬副使姚祥工部郎張瑋御史王時中輩竝不



免瀕死而後謫戍御史柴文顯汪澄以微罪至凌遲官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瑾誅西廠內行廠俱革獨東廠如故張銳領之與衛使錢寧竝以緝事恣羅織廠衛之稱由此著也嘉靖二年東廠芮景賢任千戶陶淳多所誣陷給事中劉最執奏謫判廣德州御史黃德用使乘傳往會有顏如環者同行以黃袂裹裝景賢卽奏逮下獄最等編戍有差給事中劉濟言最罪不至戍且緝執於宦寺之門鍛鍊於武夫之手裁決於內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報是時盡罷天下鎮守太監而大臣徂故事謂東廠祖宗所設不可廢不知非太祖制也然世宗馭

中官嚴不敢恣廠權不及衛使陸炳遠矣萬曆初馮保以司禮兼廠事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爲外廠保與張居正與王大臣獄欲族高拱衛使朱希孝力持之拱得無罪衛猶不大附廠也中年礦稅使數出爲害而東廠張誠孫暹陳矩皆恬靜矩治妖書獄無株濫時頗稱之會帝亦無意刻核刑罰用稀廠衛獄中至生青草及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領廠事用衛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之徒專以酷虐鉗中外而廠衛之毒極矣凡中官掌司禮監印者其屬稱之曰宗主而督東廠者曰督主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兼理刑百



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  
獠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褙褶繫  
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京師亡  
命誑財挾讐視幹事者爲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  
於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日起數金日買  
起數旣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日打椿番子卽  
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  
治之名曰乾醉酒亦曰搬骨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  
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卽無事或斬不予予不足  
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每月旦厥役數百人掣簽

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考  
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  
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厥曰打  
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卽屏人達至尊以  
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  
爲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衛之法亦如厥然  
須具疏乃得上聞以此其勢不及厥遠甚有四人夜飲  
密室一人酒酣謾罵魏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  
訖番子攝四人至忠賢所卽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  
者魄喪不敢動莊烈帝卽位忠賢伏誅而王體乾王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志 七  
祚鄭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齊本  
正等相繼領厥事告密之風未嘗息也之心化淳敘緝  
奸功廕弟姪錦衣衛百戶而德化及東廠理刑吳道正  
等偵閣臣薛國觀陰事國觀由此死時衛使懼厥威已  
久大抵俛首爲所用崇禎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言高皇  
帝設官無所謂緝事衙門者臣下不法言官直糾之無  
陰許也後以肅清輦轂乃建東廠臣待罪南城所閱詞  
訟多以假番故訴寃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况其真乎  
此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  
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

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忿首告誣以重法  
挾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  
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  
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幾可稍輕後復切言緹騎不當遣  
帝爲諭東廠言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  
存不宜緝并戒錦衣校尉之橫索者然帝倚廠衛益甚  
至國亡乃已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古者獄訟掌  
於司寇而已漢武帝始置詔獄二十六所歷代因革不  
常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乃天子  
自將之名至漢有侍衛司獄凡大事皆決焉明錦衣衛



獄近之幽繫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爲多後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法司成祖幸紀綱令治錦衣親兵復典詔獄綱遂用其黨莊敬袁江王兼李春等緣借作奸數百千端久之族綱而錦衣典詔獄如故廢洪武詔不用矣英宗初理衛事者劉勉徐恭皆謹飭而王振用指揮馬順流毒天下柳李時勉殺劉球皆順爲之景帝初有言官校緝事之弊者帝切責其長令所緝送法司有誣罔者重罪英宗復辟召李賢屏左右

問時政得失賢因極論官校提人之害帝然其言陰察皆實乃召其長戒之已緝弋陽王敗倫事虛復申戒之而是時指揮門達鎮撫遂杲怙寵賢亦爲羅織者數矣達遣旗校四出杲又立程督併以獲多爲主千戶黃麟之廣西執御史吳禎至索獄具二百餘副天下朝覲官陷罪者甚衆杲死達兼治鎮撫司構指揮使袁彬繫訊之五毒更下僅免朝官楊璉李蕃韓祺李觀包瑛張祚諫萬鍾輩皆銀鐺就逮寃號道路者不可勝記蓋自紀綱誅其徒稍戢至正統時復張天順之末禍益熾朝野相顧不自保李賢雖極言之不能救也鎮撫司職理獄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志  
訟初正立一司與外衛等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而以  
軍匠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理詔獄然大  
獄經訊卽送法司擬罪未嘗具獄詞成化元年始令覆  
奏用參語法司益掣肘十四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  
獄毋關白本衛卽衛所行下者亦徑自上請可否衛使  
毋得與聞故鎮撫職卑而其權日重初衛獄附衛治至  
門達掌問刑又於城西設獄舍拘繫狼籍達敗用御史  
呂洪言毀之成化十年都御史李賓言錦衣鎮撫司累  
獲妖書圖本皆誕妄不經之言小民無知輒被幻惑乞  
備錄其書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報可緝

事者誣告猶不止十三年捕寧晉人王鳳等誣與瞽者  
受妖書署僞職并誣其鄉官知縣薛方通判曹鼎與通  
謀發卒圍其家榜掠誣伏方鼎家人數聲寃下法司驗  
得實坐妄報妖言當斬帝戒以不得戍害無辜而已不  
能罪也是年令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問刑  
綬性狡險附汪直以進後知公議不容凡文臣非罪下  
獄者不復加箠楚忤直意黜去是時惟衛使朱驥持法  
平治妖人獄無寃者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嘗命中使  
詰責不爲改世以是稱之弘治十三年詔法司凡厥衛  
所送囚犯從公審究有枉卽與辨理勿拘成案正德時



衛使石文義與張綵表裏作威福時稱爲劉瑾左右翼然文義常侍瑾不治事治事者高得林瑾誅文義伏誅得林亦罷其後錢寧管事復大恣以叛誅世宗立革錦衣傳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復諭緝事官校惟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他詞訟及在外州縣事毋得與未幾事多下鎮撫鎮撫結內侍多巧中會太監崔文奸利事發下刑部尋以中旨送鎮撫司尚書林俊言祖宗朝以刑獄付法司事無大小皆聽平鞫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文致冤獄法紀大壞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撓法不聽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情

卽黃緣內降以圖免實長亂階御史曹懷亦諫曰朝廷專任一鎮撫法司可以空曹刑官爲冗員矣帝俱不聽六年侍郎張璠等言祖宗設三法司以糾官邪平獄訟設東廠錦衣衛以緝盜賊詰奸宄自今貪官冤獄仍責法司其有徇情曲法乃聽廠衛覺察盜賊奸宄仍責廠衛亦必送法司擬罪詔如議行然官校提人恣如故給事中蔡經等論其害願罷勿遣尚書胡世寧請從其議詹事霍韜亦言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橫撓之昔漢光武尚名節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後忠義之徒爭死效節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廢之



誅之可也乃使官校衆執之脫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  
暮幽犴獄剛心壯氣銷折殆盡及覆案非罪卽冠帶立  
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繫執之小人  
無所忌憚君子遂致易行此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  
變故罕仗節之士也願自今東廠勿與朝儀錦衣衛勿  
典刑獄士大夫罪謫廢誅勿加笞杖鎖梏以養廉恥振  
人心勵士節帝以韜出位妄言不納祖制凡朝會殿衛  
率屬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門下糾儀凡失儀者卽  
褫衣冠執下鎮撫司獄杖之乃免故韜言及之迨萬曆  
時失儀者始不付獄罰俸而已世宗銜張鶴齡延齡奸

人劉東山等乃誣二人毒魘呪詛帝大怒下詔獄東山  
因株引素所不快者衛使王佐探得其情論以誣罔法  
反坐佐乃柳東山等闕門外不及旬悉死人以佐比牟  
斌牟斌者弘治中指揮也李夢陽論延齡兄弟不法事  
下獄斌傳輕比得不死云世宗中年衛使陸炳爲忤與  
嚴嵩比而傾夏言然帝數興大獄而炳多保全之故士  
大夫不疾炳萬曆中建言及忤礦稅璫者輒下詔獄刑  
科給事中楊應文言監司守令及齊民被逮者百五十  
餘人雖已打問未送法司獄禁森嚴水火不入疫癘之  
氣充斥囹圄衛使賂思恭亦言熱審歲舉俱在小滿前



明史卷九十五 志 刑  
今二年不行鎮撫司監犯且二百多拋瓦聲冤鎮撫司  
陸達亦言獄囚怨恨有持刀斷指者俱不報然是時告  
訐風衰大臣被錄者寡其末年稍寬逮繫諸臣而錦衣  
獄漸清矣田爾耕許顯純在熹宗時爲魏忠賢義子其  
黨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佐之拷楊漣左光斗輩坐贓比  
較立限嚴督之兩日爲一限輸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  
刑者曰械曰鐐曰棍曰拶曰夾棍五毒備具呼晷聲沸  
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顯純叱咤自若然必伺忠  
賢旨忠賢所遣聽記者未至不敢訊也一夕令諸囚分  
舍宿於是獄卒曰今夕有當壁挺者壁挺獄中言死也

明日漣死光斗等次第皆鎖頭拉死每一人死停數日  
葦蓆裹尸出牢戶蟲蛆腐體獄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  
死日莊烈帝禽戮逆黨冤死家子弟望獄門稽顙哀號  
爲文以祭帝聞之惻然自劉瑾創立枷錦衣獄常用之  
神宗時御史朱應轂具言其慘請除之不聽至忠賢益  
爲大枷又設斷脊墮指刺心之刑莊烈帝問左右立枷  
何爲王體乾對曰以罪巨奸大慙耳帝愀然曰雖如此  
終可憫忠賢爲頸縮東廠之禍至忠賢而極然廠衛未  
有不相結者獄情輕重廠能得於內而外廷有扞格者  
衛則東西兩司房訪緝之北司拷問之鍛鍊周內始送



法司卽東廠所獲亦必移鎮撫再鞫而後刑部得擬其罪故廠勢強則衛附之廠勢稍弱則衛反氣凌其上陸炳緝司禮李彬東廠馬廣陰事皆至死以炳得內閣嵩意及後中官愈重閣勢日輕閣臣反比廠爲之下而衛使無不競趨廠門甘爲役隸矣錦衣衛陞授勲衛任子科目功升凡四途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萬曆初劉守有以名臣子掌衛其後皆樂居之士大夫與往還獄急時頗賴其力守有子承禧及吳孟明其著者也莊烈帝疑羣下王德化掌東廠以慘刻輔之孟明掌衛印時有縱舍然觀望廠意不敢違而鎮撫梁清宏喬可

用朋比爲惡凡縉紳之門必有數人往來踪跡故常晏起早闔毋敢偶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官爲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細潛入傭夫販子陰爲流賊所遣無一舉發而高門富豪跼躅無寧居其徒黠者恣行請託稍拂其意飛誣立構摘竿牘片字株連至十數人姜採熊開元下獄帝諭掌衛駱養性潛殺之養性洩上語且言二臣當死宜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若陰使臣殺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會大臣多爲採等言遂得長繫此養性之可稱者然他事肆虐亦多矣錦衣舊例有功賞惟緝不軌者當之其後冒濫無紀所報百無一



實吏民重困而厥衛題請輒從隆慶初給事中歐陽一敬極言其弊言緝事員役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爲陞授則憑可逞之勢邀必獲之功枉人利已何所不至有盜經出首倖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數者有括家囊爲盜賊挾市豪以爲證者有潛搆圖書懷挾僞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誣陷者或姓名相類朦朧見收父訴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訪之家諺稱爲剗毒害可知矣乞自今定制機密重情事干憲典者厥衛如故題請其情罪不明未經讞審必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與紀功仍敕兵刑二部勘問明白請旨陞賞或經緝

拿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及他詞訟不得概涉以侵有司之事如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拷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參治法司容隱扶同則聽科臣并參如此則功必覆實訪必當事而刑無冤濫時不能用也內官同法司錄囚始於正統六年命何文淵王文審行在疑獄敕同內官興安周忱郭瑾往南京敕亦如之時雖未定五年大審之制而南北內官得與三法司刑獄矣景泰六年命太監王誠會三法司審錄在京刑獄不及南京者因災創舉也成化八年命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兩京會審而各省恤刑之差亦以是歲而定十七



年辛卯命太監懷恩同法司錄囚其後審錄必以丙辛之歲弘治九年不遣內官十三年以給事中邱俊言復命會審凡大審錄齋敕張黃蓋於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時會審有弟助兄鬪因毆殺人者太監黃賜欲從末減尚書陸瑜等持不可賜曰同室鬪者尚被髮纓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難卒爲屈法萬曆三十四年大審御史曹學程以建言久繫羣臣請宥皆不聽刑部侍郎沈應文署尚書事合院寺之長以書抵太監陳

矩請寬學程罪然後會審獄具署名同奏矩復密啟言學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釋之其事甚美而監權之重如此錦衣衛使亦得與法司午門外鞠囚及秋後承天門外會審而大審不與也每歲決囚後圖諸囚罪狀於衛之外垣令人觀省內臣曾奉命審錄者死則於墓寢畫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鞠躬聽命狀示後世爲榮觀焉成化二年命內官臨斬強盜宋全嘉靖中內臣犯法詔免逮問唯下司禮監治刑部尚書林俊言官府一體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不當廢祖宗法不聽按太祖之制內官不得識字預政



備掃除之役而已末年焚錦衣刑具蓋示永不復用而  
成祖違之卒貽子孫之患君子惜焉不若河間五其異  
宋全慕中內司馬時時或數則則不臣雖溫帝既降  
魏命然示於世為宋徽宗外二季余內有細神聖盜  
聖南面坐受版老行幸土官又公使使使使使使使  
之代世令人聽言自以自來命客社清派與外慕遠畫  
代會審所大審不與也其為光四餘圖精囚異想外盡  
地驗才滿外亦與與中回千門代謀囚又外外承天門  
學海子可念而欲願林之具事甚美而溫懣之重吹  
明史卷九十五終



